

2025 年高考语文作文“试水”篇(一)

全国一卷试题内容：

阅读下面的材料，根据要求写作。(60分)

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。

——老舍《鼓书艺人》(见全国一卷阅读II)

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

——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

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，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——穆旦《赞美》

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？请写一篇文章。

要求：选准角度，确定立意，明确文体，自拟标题；不要套作，不得抄袭；不得泄露个人信息；不少于800字。

血卧弦歌，抒破茧之声

李籽妍

老舍笔下欲唱不能的鼓书艺人，艾青诗中那用嘶哑喉咙歌唱的鸟，穆旦诗中带血的手与民族觉醒的拥抱——它们共同勾勒出生命在困境中顽强发声的壮美图景。那无声的滞涩、嘶哑的呐喊与带血的拥抱，奏响一个民族面对苦难的不屈乐章，勾勒出民族精神从受困沉默到悲壮呐喊再到超越性觉醒的深邃轨迹。

沉默常是历史重压下的普遍创伤反应，也是生命尊严在苦难边缘的沉默蓄力。老舍笔下鼓书艺人心中翻腾却“开不了口”的瞬间，如幽深古井映照出个体在时代巨轮下的无力感，恰如鲁迅笔下“铁屋子”中那令人窒息沉默。这种失语状态，正是民族承受巨大创痛时难以言说的精神冻结。然而这沉默并非空洞的虚无，其深处积蓄着风暴前沉郁的力量。司马迁在极刑的剧痛与屈辱中沉默耕耘，终以一部《史记》凿开历史暗夜，让光芒普照千秋。沉默是觉醒的前夜，这无声之隙，恰是精神在绝境中积蓄力量的深沉回响。

中华民族精神的韧度，常在无声处孕育着惊雷般的演说。艾青化身“嘶哑”的鸟，其歌声虽非黄莺般婉转，却因浸透血泪而显出更为动人的壮美。抗战烽火中，冼星海于延安窑洞油灯下谱就《黄河大合唱》，那震撼山河的悲壮旋律，每一段嘶哑都刻录着历史的血痕。鲁迅先生曾于无声的中国，在“万家墨面没蒿莱”的至暗时刻，以笔为剑，发出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呐喊。这般声音，正是灵魂在重压之下突破沉默桎梏的艰难觉醒——它并非圆润无瑕，却因承载苦难而获得金属般的铮铮回响。

当嘶哑之声终于艰难地汇聚成河，它便成为民族血脉的共振。那“带血的手”不再仅是伤痛的印痕，而是凝聚为一种足以洞穿苦难的坚韧力量，拥抱一个“已经起来”的新生民族。文天祥身陷囹圄时以血泪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永恒绝唱，闻一多先生面对黑暗势力以生命呼喊出“前脚跨出大门，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”的铮铮誓言——这血染的呼唤，正是个体生命融入民族命运洪流后精神境界的壮阔升华。至此，那“带血的手”已超越痛感，成为民族从血泊中涅槃重生的精神徽章。

沉默是惊雷前的积蕴，嘶哑是绝境中的呐喊，血手拥抱则凝结着个体苦难与民族命运的深沉交响。它们共同书写生命在困厄中仍要发声的尊严与坚韧。当春风再次掠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，那些嘶哑与带血的音符已化为我们精神基因的永恒旋律。这声音或许滞涩，甚至带血，却如寒冬中的第一缕微光，足以刺透混沌，映照寰宇。



李籽妍，安庆一中高二学生

梦里歌声知多少

章宪法

很久很久以前，我碎步乱跑上了舞台，伴奏乐起，可是开不了口，一着急，醒了；很久很久以后，我健步如飞登上舞台，引吭高歌，掌声如潮响起，一激动，醒了。

其实，这是梦，又不是梦——我是一个喜爱听歌的少年，闻歌而动，踏歌前行。

一百八十多年前，忧心忡忡的龚自珍，对着烛光浅吟低语：“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材。”我知道，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，中华民族正在进入苦难的深渊，无数呻吟，无法歌唱。

九十年前，神色自若的瞿秋白，坦然信步向刑场，用嘶哑的喉咙，悲壮地高歌：“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……”为了拯救民族的苦难，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，瞿秋白在歌声中慷慨就义，只为理想，不畏牺牲。

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，翻动带着墨香的课本，脑海又时常浮现老舍笔下“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”的艺人，艾青那喉咙嘶哑而歌唱的小鸟，穆旦那只带着血却仍旧伸出的大手。“民族已经起来”，穆旦这几个字，深深地击中我。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，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有“国家蒙

辱、人民蒙难、文明蒙尘”，但更有无数志士仁人，以“嘶哑的喉咙”与“带血的手”，奋力呐喊，救亡图存。最终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民族崛起，中华振兴，古老的中国得以浴火重生。

历史，就是这样的“千千阙歌”。今天的中国，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前行，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目标勇毅迈进。从一个少年，到一个青年，我渐渐明晰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使命。有一天，我坐在“复兴号”高铁上，一边看书一边书写。车上有点吵，我戴上了耳机，旁边一位老师模样的乘客戴着眼镜，盯了我很久，还是忍不住轻声问：“小伙子，出门旅行还学习，怎么这么努力？”我摘下耳机，礼貌地笑笑，不想把话题说得那么沉重：“哪——我在听歌。”

“听什么歌呢？”是啊，听什么歌呢？我忽然想起那个“很久很久以后”的梦，依稀当时唱了《中国梦》中的几句：“一个声音在历史穿行，一个夙愿让民族振奋……”



章宪法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

以呼吸和呐喊，“音爆”震山撼河的回声

吴忌

啊，这应是我六十年前的呼吸和呐喊。当我在桃花盛开的黄昏第一眼看见我的乡村，我就相信美好的人生将在炊烟和晚霞的叠加里弥漫，生长；由近而远遍及山河，甚至深入古往今来的历史幽深。后来我娘说，要不是头年风调雨顺，父亲被允许起早贪黑，收获了满地窖的南瓜和红薯，哪有我呱呱而啼的机会。我并不计较此前时间的创伤和泥土的荒芜，由此我有了自己的声音。回味，我的童年有越来越明显的饱胀感。

啊，这应该是五十年前另一种“疼痛”的声音。当我被父亲揪着耳朵终结追鸡逐狗的玩耍，“坐下来，你应该读书。”读书？是的，读书既是看见，也是听见，专心致志听别人的呼吸和呐喊吧。随后我就有了手抄课本，有屈原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；有杜甫“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”；有毛主席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”……一路的看见与聆听疼痛入骨。父亲说，要听得见屈原的心跳，要看得见杜甫的形销骨立，要领悟毛主席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傲岸……这都是儒者的良知与悲悯。岁月更替，人生迭代。父亲说，做人嘛，眼中要有河山，心底要有苍生，应该学着仁以为己任，做民族的脊梁。

啊，这应该是我从四十年前开始的持续的“呻吟”。每天我预设了讲台，若不当学生，就一定当老师。有时左顾右盼，暗自敲击自己的灵魂。大约我也如老舍《鼓书艺人》里的艺人吧，“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

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。”我却惶惶然天天开口，沉浸在那些饱含热泪的精神担当里。我告诉孩子们天空真实的颜色，大地斑斓的真相。告诉孩子们人生苦短而历史往往含混而暧昧，我们生活在其中，梦想多多，遗憾多多。那就俯身泥土，居安思危。人生所谓励志，无非听得见万物的心跳，听得见岁月的回声。

我曾在语文教本上，在李贺《南园(其五)》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的旁边写下另一首《吴钩》：“吴钩吴钩 我再次将你/从仙人的诗篇之中取出并磨亮光辉/系一发于关山之上/任奔驰的骏马奔驰而去/任吟诵的诗人联袂而来/你闪亮的刀锋依然让我们忧伤地热爱山河/枕戈待旦”。其后它被印在了《诗歌报》月刊的封底。也算是回应了家父的教诲，我当敞开心扉，扯开喉咙，为使命而讴歌。

啊，这应该是我“现在”依旧执着的呼吸和呐喊。老了，我依旧站在某民营学校的讲台上，我对孩子们说，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何况你们年少，正当民族复兴的伟大盛世，少年心事当拿云啊。我们一起，以自己的呼吸与呐喊，震山撼河，唱出自己的心声——就在自己的教室，就在高考的考场，俯首扪心。高中《语文》第一课里毛主席就以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提醒过我们。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，鲁迅的诗句应该可作合适的回答。如今幸逢百年未遇之大变局，宜以呼吸与呐喊，震撼“音爆”，匡我山河。



吴忌，退休语文教师